

第十回 尋舊盟竟成畫餅 控匪赤反自招災

詞曰：

歸，洞口梅花鬥雪開。人如玉，幽恨盡堪排。猜，蜂蝶紛紛目去來。人何在，香徑長莓苔。

哀，遺恨師雄夢乍回。香魂杳，沒興一齊來。悲，銜鼓鑿鑿血肉飛。鳴冤事，今已不須提。 右調《十六字令》四闋

話說逢玉認定李公主已死，乘間求梅花葬祭畢，夜至三更時候，偷出營外，悄悄下了錦石山，揀著小路而走。其夜愁雲密布，星月無光，黑魃魃的扒過幾個石山，不覺走至一個絕地，進退不得，下面水聲如雷。逢玉心中慌張，仰著頭，用手搭著一塊石板，要從上面扒去，不防石面苔蘚被露濕了，滑溜溜搭不住，來一個鷄子翻身，撲的一聲跌下危崖去了。

正合著古人兩句道：危崖墜危石，勢落不能留。幸是跌在水裡，若是跌在石上，就不化為肉餅也不免頭破耳裂。閒話休題，且表逢玉跌在潭心，似有物托住一般，輕輕送至岩邊，攀著一根紅龍鬚扒上去，坐在岩下。幸身上不曾傷損，渾身衣服雖濕，南方天氣，十月尚不甚寒冷。坐至天明，舉頭一望，兩岸俱是斗絕的石壁，下面潭深無底，自家也不覺吐舌驚咤道：「這個所在，跌下不死豈非天命！只是怎得出去哩！」正想間，耳中聽得櫓聲咿咿軋軋搖進口來，急睜著眼看時，見兩個女郎，一個大約二十餘歲，穿件緊身藍布衫兒，綠巾纏頭，立在船頭舉網打魚。一個小的約十五六歲，穿紫布衫，梳個懶妝兒，額繫一條青縐紗，一手把舵，一手捻著一枝梅花，立在後梢，口中唱道：

手捻梅花春意鬧，生來不嫁隨意樂。

江行水宿寄此身，搖櫓唱歌漿過滯。

逢玉喊道：「兩位姑娘救小生則個！」兩個女郎聽見，搖擺船來，扶下逢玉。見逢玉衣裳皆濕，取件衫褲與逢玉道：「天氣寒冷，相公且換下濕衣，奴代爾烘烘。」逢玉接來換了，兩個女郎與他絞去水，一面代他烘衣，一面熱些酒食來與逢玉暖寒。逢玉吃了，致謝道：「小生落難，蒙賢姐妹恁般救濟，小生無物相酬，乞賜仙號，異日好來相謝。」大的道：「我兩個是蛋戶，救濟失水是常有的，何必云謝！請問相公仙居何處，緣何失水？」逢玉道：「小生程鄉人氏，因訪親回去，失足墜水，若不遇賢姐妹，要凍死岩下哩！不知這裡是甚麼所在？到省還有多少路程？」女郎道：「這是牂牁江口，到省還要十多日。」

逢玉道：「求賢姐妹渡小生上岸如何？」那大的道：「這裡上岸，無路可走，須到越城方有大路。相公若不棄，且住舟中，明日我姐妹送相公到越城去如何？」逢玉此時吃了些酒，覺渾身疼痛起來，又一夜不曾合眼，也想睡睡，便答道：「恐怕打攪不便。」大女郎道：「說甚話來。」遂指著鋪蓋道：「相公且憩息片時。」逢玉謝了一聲，打開鋪蓋，一直睡至日暮。二女喚醒起來，見擺設許多玉玢魚膾，火酒蒜泥。逢玉驚訝道：「怎麼要賢姐妹恁般盛設！」大女郎笑道：「魚蝦是奴飯碗，說不得是麼。」說畢，斟酒相勸。飲至更餘，大的笑向小的道：「今夜只有一個鋪蓋，怎樣好？」小的低著頭微微而笑，大的道：「也罷，待奴睡在火艙裡，等阿妹與郎齊睡罷。」逢玉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小生蒙賢姐妹相救，復賜酒食，已出望外，安敢復僭鋪蓋？今夜自當賢姐妹睡在鋪蓋上，小生睡了一日，當在外艙坐以待旦。」大的道：「郎君不必推諉，奴兩個雖是蛋女，頗自貴重。今因奇郎蹤跡，故不避羞恥，願薦枕席，因緣難再，望郎勿拒，但不知阿妹意下何如？」小的低低道：「要睡大家齊睡在一鋪罷。」大的笑道：「爾倒知趣。」收了盤盞，取水與逢玉淨手，鋪牀疊褥，挽逢玉就寢。

逢玉此時感念他兩個，不敢十分相拂，只得從他雲雨起來。兩個都是處女，鬢指相受。逢玉大為奇異，因問道：「卿姐妹曾受人家聘否？」大的道：「奴兩個曾遇異人授服丹藥，凡龍蛇惡毒魑魅之類，都不敢相犯，故敢於江海之中獨來獨往，矢欲如劉三妹，不輕嫁人，隨意歌樂。昨宵姐妹兩個坐在船頭釣魚，見一朵彩雲墜在對岸，光彩射人，姐妹正看間，現出一個夫人，身穿大紅袍，頭戴冠帔，自稱他是許玉英，蒙天帝憐他忠貞，封為羅旁后土夫人，今文曲星君有難，爾兩個與他有緣，可速撐船至群牁江口相救，說畢騰空而去。奴兩個不敢不信，攏船上來，巧巧遇著郎君，豈非緣分？」逢玉聽了那許玉英名字，耳熟得緊，只是再想不起。想了一會，忽然想著道：「是了，原來他也死了！」不覺潸然泣下。二女忙問道：「死了那個？」逢玉道：「卿見那個許玉英是嘉桂山李公主女將，今既蒙卿心愛，料說也不妨。」遂把前後事細述了一遍道：「玉英必從李公主而死，今又來報卿救我，女中有此忠貞，怎不感動天帝！」二女聞言大喜道：「然則郎君為群嫉所爭奪，果係非常人也！但郎君今欲何往？」逢玉道：「公主已死，到彼亦無益。去年四月，路經梅花村，曾聘張氏為妻，相約小生到了從化回去，舉家與小生東歸，事出多故，挨延至今。明日便當辭賢姐妹到梅花村去矣！」二女道：「如要到梅花村，奴姐妹竟送郎到博羅如何？」逢玉大喜道：「若得賢卿肯相送，大恩大德當銘肺腑。」三人說得投機，直講到四鼓，才勾肩疊股而睡。正是：

情因款洽言難盡，話不投機半句無。

次早起來，取路緩緩搖船，望博羅來。凡遇市鎮必買酒買肉，與逢玉淺斟低唱，極綢繆之致，夜則三人共鋪，暢魚水之樂，如此者非止一日。已到博羅，大女郎對小女郎道：「阿妹陪郎坐坐，待奴買些酒餚來與郎餞行。」去不多時，帶著岸上一個伙家，提著一壇紹興酒，攜了許多果品之類到來放下，叫小的烹調起來，擺滿一船。請逢玉上坐，二女左右相陪。飲至數巡，小女郎以手搭在逢玉肩上，把星眸斜視著逢玉唱道：

官人騎馬到林池，斬竿筋竹織筵箕。筵箕載綠豆，綠豆喂相思。相思有翼飛開去，只剩空籠掛樹枝。

小女郎唱完，大女郎蹙著眉道：「阿妹怎麼唱出這歌來！待為姐唱爾聽。」

雲在水中非冒影，水流雲動非冒情。

雲去水流兩自在，云何負水水何繫！

小女郎低頭嘻嘻而笑，逢玉不覺泣下。大女郎取巾與逢玉收淚道：「阿妹戲言，郎何認真！」逢玉道：「小生誠負二卿，但卿若能從小生東歸，小生頗有家私，盡供養得起，不識二卿意下如何？」大女郎搖著頭兒唱道：

撥掉珠江二十年，慣隨流水逐嬋娟。

青萍下種君莫種，煙雨堪憐君莫憐。

逢玉拭淚道：「賢卿高致，小生不敢強，但後日小生欲來相訪，卿仙蹤縹緲，叫小生何處問津？」大女郎道：「郎不必來訪，奴兩個異日自會來尋郎。」說畢就寢。次日，二女各出白銀十兩相贈，逢玉灑淚上岸，二女撥開艇兒自去。正是：

人心未嘗同，不可一理區。

宜各從所好，未用相賢愚。

話說逢玉別了二女，取路望梅花村來。行了數日，一陣香風過處，現出沒上沒下、粉雕玉琢一般的梅花來。逢玉不勝感歎道：「去年到此，青子滿枝綠蔭遍地。曾幾何時，梅花再發，又別成一個境界了！」逢玉此時也無心玩景，飛跑至張家莊來。到了莊前，見一所莊院被火燒得七零八星，牡蠣牆倒在一邊，只剩東邊一間，又戶破窗倚，寂無人聲。逢玉心中老大驚疑道：「難道岳父待我不至，逕自搬移去了不成？只是怎麼連房子也放火燒了？」正驚疑間，破戶呀的一聲響，走出一個後生來，拱手問道：「相公何來？到此何干？」逢玉忙作揖道：「小弟黃逢玉，去歲四月到此，蒙岳父張秋谷把令愛配小弟，約弟到從化訪親回來，就同弟搬移到敝縣居住。小弟因事拘絆，直到今日才回，不知岳父幾時搬去，連房子也燒了。兄是何人，卻住在此？」那後生聽了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原來兄是吾妹夫！弟張志龍，六月由廣西回來，房子已燒了，訪問鄰人，方知家父母及妹子，本年三月，已被豐湖何足像同饒有，引火帶山賊來劫擄去了！」逢玉大驚道：「兄可曾到彼探聽下落麼？」志龍道：「弟雖去來，只是賊巢深邃，無路可通。回來氣憤不過，就到府縣告理，怎奈何足像手腳甚長，著人在官府處使了銀子，官府都不准審理。妹夫到來甚好，怎麼設個計來救取父母妹子則個！」說畢又哭。逢玉聞言，以身投地慟哭道：「天乎！黃逢玉何罪，直使我所遇皆窮，一至於此！」兩個哭了一會，志龍扶逢玉進破屋裡，取張折腳凳與逢玉坐下，爇些粥來與逢玉吃。逢玉那裡吃得下，兩人相對坐至二更，逢玉道：「明日莫若同兄到軍門去告，並求發兵征剿，方能有濟。」志龍道：「小弟帶回些銀兩，兩次告理，使費已盡，欲往軍門，無盤錢奈何？」逢玉道：「小弟蒙友人贈白銀二十兩在此，明日便同兄去告。」商議定了，解衣就寢。逢玉既傷張小姐，又慟李公主，伏枕流涕，那裡睡得下！挨至天明，梳洗畢，志龍收拾鋪蓋，同逢玉出至河口，搭船到省。尋下寓所歇下，逢玉寫起狀子，候得督府出衙拜客，守在轅門等候督府回來，將狀遞上。

督府收了狀子，進至衙中，把狀來看，開頭看見黃逢玉三字，就把狀來掩過，丟在一邊，顧左右道：「與我喚那告狀的黃逢玉來！」此時逢玉尚在轅門，聞督府弔問，忙整衣進去跪下。督府問道：「爾就是黃逢玉麼？」逢玉叩頭道：「童生正是黃逢玉。」督府道：「嘉桂山招親的就是爾麼？」逢玉又叩頭道：「不敢，因李公主苦苦相求，童生不得已應承的。」督府又問道：「天馬山招親的亦是爾？」逢玉見督府同到此，聲色俱厲，只得又叩首道：「天馬招親，因童生訪親至彼處被擒，強把其姐梅映雪招生，生知其係叛賊，佯應承了，近日乘空，才逃得出來，望大人鏡察。」督府把棋子在案上一拍道：「羅旁萬疊重山，他不放，爾怎逃得出來！明明交通瑤人圖謀不軌，今代他出來做細作，還敢大膽來軍門告狀，著實可惡！」逢玉連連磕頭道：「其實二處，皆為所誘，非小人有志！」督府大怒道：「天下許多人他不誘去，偏偏來誘爾一個？爾這狗才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」喝令左右把逢玉放翻在地，褪去褲子，親起來指定道：「須重責這狗才！」左右答應一聲，一棒無情棍從半天裡打下來，一氣打了二十棍，打得逢玉皮開肉綻，死去移時方醒。督府吩咐左右：「與我押至南海縣，審問了勾引反叛情由，申文來奏請斬首！」左右答應一聲，也不管爾走得走不得，把鐵索套在逢玉頸上，如狼如虎扯著便走。張志龍在外面，聽得人聲宣揚出來：督府拿著天馬山奸細黃逢玉，已解去南海縣審問了。志龍不知就裡，驚得魂不附體，連夜逃出城外。次日，欲進去探聽的實，又恐一網打在局中，只得拋了逢玉逃回梅花村去了。正是：

無可奈何收拾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

今不說張志龍回梅花村，且說逢玉解至南海縣來。這個縣官是有名的洪一夾，生性極貪極酷，不問爾是麼樣人，遇著他只是一夾！人因安他這個綽號。今日見督府大人解下個瑤王的女婿來，要他審問，不覺大喜道：「生意到手了！」忙出堂來坐下，吩咐快快喚進來。左右帶進逢玉，摔在案下，逢玉已不能起跪，仰臥於地。洪一夾笑道：「爾在天馬、嘉桂為瑤王女婿，做盡大喇喇模樣，今日到在本縣案下，還敢不跪麼！」逢玉哀求道：「童生實是傷重，起跪不得，求公祖哀憐冤屈，筆下超生。」洪一夾笑道：「本縣看爾是瑤王女婿，必然知書識禮，今日站且免問。」回顧左右：「且帶出外廂，好生看視。」退堂進去。差役帶出對逢玉道：「爾有甚麼孝敬大老爺，快快拿出來，我們代爾送去，明日審時可免毒刑。」逢玉泣道：「我實無銀子，求列位哀憐無辜，向太爺面前說個方便。」差役道：「別的無銀子還說得太爺信，爾是個賊大王女婿，說無銀子鬼也不信！」又一個道：「身邊無銀，信兒也通一個與爾那瑤王知道，他聞得女婿受苦，怕不整千整萬輦將來救取爾麼？」又一個道：「我看爾這亞官仔，雪條般嫩的屁股，若捨不得銀子，那時大老爺發起怒來，我們就要愛護爾，恐怕也護不得。」逢玉只說沒有，一個怒道：「管他銀子用不用，干爾甚事！爾敢是捨不得他白屁股麼？」那一個笑道：「莫道屁股捨不得，就這個面孔兒也令人愛殺哩！」一個道：「爾既這般愛殺，何不自家拿出些銀子救他？」那個道：「反叛罪大，若是些小事，我就救他出來做個龍陽，也現現我的體面。」

逢玉聽了心頭大怒道：「這班奴才乃敢如此放肆！大丈夫死即死耳，何必哀求貪官，乞憐奴隸！」志氣一奮，頓覺心頭涼快，痛楚都減。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，縣官不見逢玉送禮來，坐堂審問，皂快拿進逢玉來，洪一夾大喝道：「快快承招，免本縣動刑！」逢玉道：「乞賜紙筆。」縣官命取筆硯與他道：「從實招來！」逢玉研得墨濃，提起筆來，向紙上寫八個大字道：「皇天后土，實鑒此心。」寫畢遞上，與縣官看了，大怒道：「反賊怎敢抗違玩忽！」命取夾棍來上了，眾差役喝吆一聲，把繩一抻，逢玉大叫一聲昏絕於地。差役口含冷水，提起逢玉頭來兜面一噴，悠悠揚揚甦醒轉來。縣官喝道：「快快招來！」逢玉抗聲道：「叫我黃逢玉招什麼？」縣官道：「勾引瑤人，謀為不軌！」逢玉道：「皇天后土，共鑒此心。」縣官大怒道：「再收！」差役喝吆一聲，把夾棍收理，痛得逢玉披頭散髮又昏絕於地，差役復以水噴醒。縣官道：「爾招不招？」逢玉道：「除了皇天八字更無可招！」縣官命敲，左右取槌在夾棍上敲了數下，逢玉又死去，移時甦醒轉來，人已十分困了，臥在地下答應不得。縣官教且抬出，明日再問。皂役抬在牢中，用鐵索扣住，閉了牢門自去了。

可憐逢玉嬌貴身子，受了恁般毒刑丟在牢中，一口水也無人送與他吃。漸漸惡血攻上心來，昏昏沉沉死在地下。一點魂靈直從泥丸透了出來，隨風飄蕩，因心戀著嘉桂，隨風飄至都貝大王廟前，見廟中走出一位女娘，身穿紅袍，頭戴冠帽，逢玉只道是李公主，大叫道：「公主救我！」那女娘見了逢玉，歛歛而泣道：「妾非公主，乃公主麾下許玉英也！君隨妾來。」逢玉跟著走回牢中，玉英把魂依舊推入泥丸，用手摩了一會，復扶起，用手在後心狠狠的拍了一下，逢玉驚醒，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睜眼看時，星月在天，霜華滿地，那有什麼許玉英！聽樵樓已打四更，忽然心頭作惡，側轉頭來向地盡力一吐，吐出兩個紅丸，異香撲鼻，取起一看，大驚道：「此乃我同岳父到龍虎山，遇黃野人贈的，怎麼吐了出來？」忙取起納在口中，細細嚼爛，和涎嚥下，覺遍身骨節軋軋有

聲。頃之，心胸寬爽，腫痛頓失，精神如舊。心中大喜道：「黃野人原說服了此丹可免非常之難，仙語已驗，料無大事。」放開心懷，曲肱而睡。

天色已明，差役推門進來，見逢玉全然無事，大為駭異道：「爾受了恁般重刑，怎麼一夜就平復如舊？敢是有甚法術麼？」逢玉笑道：「法是沒法，天相吉人，自然有人救護。」說猶未了，內面門子大喊道：「值班那裡？老爺要問昨日犯人黃逢玉，快快帶進內堂來！」差役聽得，忙帶逢玉進內堂跪下，洪一夾道：「本縣昨夜發個夢，夢見兩個仙女從空而降，一個約二十餘歲，一個約十五六歲，自稱是珠姐雲妹，奉許夫人命來求本縣寬爾刑法，後日自有人來救爾。今早起來，阿奶說起，夜發一夢，與本縣相合，阿奶額上近發一血瘤，大如茶杯，無人敢醫，那個雲妹對阿奶道：『爾若能叫爾丈夫寬我黃郎刑法，我與爾取去血瘤。』遂向袖中取出一把小刀，把阿奶額上血瘤割去，全無痛楚，今早起來平塌如初。如此看來，爾的冤屈想是真的。只是督府大人與嘉桂山李公主有仇，本縣不同實爾個反叛罪名，本縣固免不得罪責，恐怕還要把爾解往別衙門研訊，不如爾暫且招承，待本縣疊成文案，詳上去，爾便可從容待救，爾意下何如？」逢玉初時，恐怕縣官誘他，苦苦不肯，後復想道：「他說許夫人，難道許玉英夫人真個又來救我？只是雲姐珠妹又是那個？」忽然省悟道：「原來阿妹兩個竟是仙人！怪他雲水撥棹而歌，超超有出塵之想。也罷，生死有命，且由他做去罷。」遂對洪一夾道：「既係老爺肯周旋童生，暫且招承再處。」洪一夾大喜，遂吩咐差役暫將黃逢玉收監，不許禁子、囚徒人等刁難他，本縣查出，定行重責不貸。差役領命，帶逢玉出來，送至監中，將大爺言語吩咐了一番，禁子應諾領進去了。正是：

收監公冶原無罪，下獄鄒郎太是冤。

未知後來果有人救逢玉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；文不至絕處逢生，則不見精神魄力。若失水、收監二段，絕地矣，然後轉出漁人，轉出玉英，此冷處解救，已對定十二回熱處解救是。熱冷處有功，熱處反困，神光直注到負荊解圍諸段，何等變幻，何等精力。

又曰：到此方知游羅浮、遇漁人二段伏筆之妙。

[返回 >> 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